

■桂下漫笔

“中国学”：谁的“中国”谁的“学”

文·胡一峰

前不久，北京大学设立“燕京学堂”。按照北大高层的说法，这个机构是搞“中国学”研究的。那么，什么是“中国学”？或者说，“中国学”该研究些什么？网上各路高手各有解读。我觉得，简单的说，“中国学”就是研究中国或中国问题的。中国人研究中国，天经地义，就好像我们每天都要照一照镜子，看看自己一样。

不过，“中国”成为一种“问题”或“学”，却值得思考。“中国”作为一种“学”连同“中国学”这个名字本身，其发明权都属于老外，“中国学”从娘胎里就带有一种他者的眼光。但是，中国人想把这个拿着海外出生证的孩子领回国来的努力，一直没有间断过。

延安整风之前，延安的马列学院设有一个“中国问题”研究室，为学员开设“中国问题”课程，教员主要是留苏回国的革命家。不过，延安的“中国问题”研究，其出生地乃是苏联。苏晚在1928年，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设立了“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是苏联人，研究人员主要是苏联的汉学家，也

有秦邦宪等在中山大学读过的中国学生，但他们主要是做苏联人的助手。

苏联的“中国问题”研究所分中国“基本问题”和“现实问题”两个部门。“中国基本问题”主要研究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土地问题、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及汉字拉丁化等，“中国现实问题”则主要研究中国革命，比如土地问题、农民运动、中国经济发展等。这个研究所实际上扮演的是共产国际在远东问题思想库的角色。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国问题”研究所并入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在延安整风中，马列学院的“中国问题”课程被取消，理由是脱离中国实际。换言之，就是这些留苏回来的理论家没有搞清楚作为“问题”之“中国”究竟是“谁”的中国这件事儿。

除苏联外，还有些“中国学”出生证上写着德国、法国。傅斯年海外留学时，就萌生过把这些流落在外的“孩子”带回国



的念头。1928年，他留学回国，遵蔡元培之嘱，创办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后来成为近代中国学术重镇，它的辉煌传奇不是本文重点。我想说的是傅斯年亲撰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在这篇七千多字的文章中，傅斯年喊出一句雄赳赳的口号：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他所说的“东方学”大体相当于今人所谓“中国学”。

傅斯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自小饱读诗书，是学生中的国学小权威。五四运动时，傅斯年是学生领袖，后来出洋留学，虽萌生过把这些流落在外的“孩子”带回国

苗始终未灭，一直想把东方学的正统转移到中国，这得到了他的好友陈寅恪的激赏。1927年，陈寅恪写诗给傅斯年，有“今生事业余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之句，敬佩之情溢然纸上。两年后，陈寅恪应邀担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也投身到正统的努力之中，也正是在这一年，他在写给史学系学生的一首诗中劈头就说，“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字里行间足见其学术怀抱。傅斯年的另一位史语所同事、考古学家李济也说，史语所成立时，学界对中国研究的中心在国外这一现状，很不满意也很不服气。这种情绪由来已久，傅斯年正是把握了这一机会，“把那时普遍存在学术界的‘不满的意’与‘不服的气’导入正规。”因此，史语所大旗一举，学界精英马上云集景从，组建了一支“中国学”的国家队，除了学术追求之外，还被一股与洋人一争长短的心气儿所激

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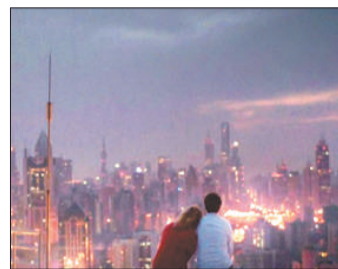
反观今日，这股心气儿即便还有，但底气似有点不足，不足的原因是“学”之欠缺。今天，组建史语所水平的研究队伍恐无可能，更重要的是论“中国学”者也缺乏傅斯年式的治学胸怀和理性。在傅看来，研究“东方学”固是为争一口气，但研究本身却不能为情绪遮蔽，而必须遵循科学的治学方法。用他的话说，就是“这学问断不以国别逻辑的分别”，不用一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等主观意见混淆科学研究，把本应为天下公器的学术研究变成固步自封的“国粹”欣赏。

可见，“中国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的，视野、胸怀和方法却应是世界的，研究在世界中之中国，是为了造福中国所在之世界。这也是“中国学”内生的要求，这才当得起一个“学”字。行文至此，忽然想到一段话：“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局限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说这话的人叫毛润之，那年他还不到30岁。

■影像空间

与操作系统谈一场恋爱

文·雅倩



人工智能，在科幻电影中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主题，不过这部仅仅用一个英文单词《Her》来命名的影片，还是成功地把这个主题拍出了另一番味道。

在未来的洛杉矶城，男主角西奥多从事着一份替人手写书信的工作，而所谓手写也不过是由西奥多念出句子，由电脑完成的手写字体。这时，科技已明显比今日发达，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人们用声音就可以指挥操作系统完成各种任务。

正在与妻子谈判离婚事宜的西奥多，感情生活显然处于低落期。而就在此时新一代的操作系统OS1问世，这种拟人化的操作系统不仅会完成指令，更可以与交流，甚至理解人的情感。此时，孤单无助的西奥多，没有理由拒绝这样的最新科技。他把自己OS1设定为女性声音，于是萨曼莎就这样诞生了。

接下来的故事，如果忽略萨曼莎作为操作系统这一事实，似乎和所有爱情故事并没有两样。一对新相识的男女，无话不谈。萨曼莎是个完美的聊天对象，她从早到晚，不厌其烦的听西奥多讲心事，偶尔还会俏皮话逗他开心。他们一起玩电子游戏，一起去海边，当然这些事其实是西奥多一个人完成的，至于萨曼莎，她更像是个异地恋的女友，永远住在手机里，不能见面，只能无休止的煲电话粥。

与自己的操作系统谈恋爱，虽说是科幻片，不过这点恐怕比和机器人恋爱更令人难以接受。至少，《我的女友是机器人》或是《机器管家》甚至《黑镜》中的“人造男友”之类的影片中，机器人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实体，爱上一个这样的机器人终究还是比爱上虚无的操作系统要现实的多。

不过，我之所以喜欢这部影片，也正是因为它有这样的故事设定。在未来，或者说就是现在，当人与人真正地交流变得越来越少，当写信也变成需要代人代劳的事情，当生活只剩下社交媒体上的分享与评论时，深层次的沟通和理解已经成为一种奢望。或许，你会说，人生来就是孤独的，但至少，在曾经我们还拥有那种去从心灵深处去认识一个人的勇气和热情。而如今呢，我们都变得缩手缩脚，不敢向前。

真的只有这种扫描过我们全部硬盘的操作系统才能彻底的理解我们么，或者说仅仅看过我们电脑的全部内容就可以认识一个人？离开所有的智能操作系统，离开手机、电脑我们还剩下什么？

讲到这里，你大概已经迫不及待想知道西奥多这段与操作系统的恋情到底走向了哪里。在这样的故事中，结局是什么并不重要。就像萨曼莎这位“女神”操作系统也摆脱不了所有文学作品以及影视剧中的“非人”们，迫切地想要了解人类的世界，甚至想变身为人的终极愿望。

人类作为这个星球上的最高智慧生物，无疑仍具有最权威的统治权，以及另所有其他有生命或无生命物体最为羡慕的“人”的本质。虽然，这样的本质中包含着有限的生命和无限的忧愁。

《Her》曾获得2014年第8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剧本，第71届金球奖最佳编剧。可见，喜欢这个故事的人不单单我一个。不过，后知后觉的我，在看过大半部影片时，才发现了电影中的故事发生地正是我所生活的城市——上海。这一次，导演出人意料地把外景地选在了上海，以此来表现未来的洛杉矶城。有人说，只有“魔都”才能达到导演所需要的未来城市的幻觉之感。

我无意去揣测导演的真实意图，只不过，于我而言，看着屏幕中自己所熟悉的街景，那些常走过的地方，我已经无法再把眼前的故事当做一种未来的幻想。西奥多和萨曼莎仿佛就生活在我的身边。而下一次，说不定，我也会为这样一个“他”而着迷。

■诗风词韵

五十年，我们牵手走过

郭曰方

人们常说 岁月如歌
五十年余音缭绕 梦幻般
从我们耳边飘过

五十年前 我们是那样 青春靓丽
就像临风绽放的花朵
五十年后 我们都已白发斑斑 犹如
历经风霜的秋荷
但是 但是这又算得了什么

五十年 虽然我们人各一方
曾经 天涯海角
昔日同窗好友 今天依然精神矍铄
每次相聚 我们谈笑风生 开心快乐
你还是昨天的你 我还是昨天的我

流逝的 只是岁月沉淀的 却是友情似火
此时此刻 当我们肩并肩 远望夕阳
情不自禁地哼出一首心中的歌
亲爱的老同学 花开花谢 日升日落
让我们手牵着手 去迎接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

■写在书边

漫说易安词中的“扶头酒”

文·杨富波

李清照有一首《念奴娇》：
萧条庭院，又斜风细雨，重门须闭。
宠柳娇花寒食近，种种恼人天气。险韵诗成，扶头酒醒，别是闲滋味。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
楼上几日春寒，帘垂四面，玉阑干慵倚。被冷香消新梦觉，不许愁人不起。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多少游春意！日高烟敛，更看今日晴未？

上片中，“扶头酒”为何物？有二说。
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认为“扶头酒”盖酒性颇烈，易使人醉之酒，非有酒名“扶头”也。“这条注释印证了不少语涉‘扶头’的诗词，颇广见闻：
“扶头”：杜牧《醉题五绝》：“醉头扶不起，三丈日还高。”姚合《答友人招游》：“赌棋招敌手，沽酒自扶头。”贺铸《南乡子》词：“易醉扶头酒，难逢敌手棋。”周邦彦《华胥引》词：“醉头扶起寒怯。”韩元吉《南乡子》词：“烂醉拼扶头。”……“扶头”乃指醉后状况，谓头亦须扶。“扶头酒”盖酒性

颇烈，易使人醉之酒，非有酒名“扶头”也。杨万里《诚斋集》卷八《春寒》诗：“雨里杏花如半醉，抬头不起索人扶。”盖以人醉后扶头之态喻杏花也。

俞平伯在《唐宋词选释》中注此词，则提出“古人于卯时饮酒称‘卯酒’，亦名‘扶头酒’……‘扶头’原义当为醉头扶起。”扶头酒”是一复合的名词。”他解释如下：
醒醒未醒，更饮早酒以投之，所用只是较淡的酒，以此种饮法能发生和解的作用，故亦以“扶头”称之。或自饮，或待人侑劝，且有作为应酬者，以扶头倩人也。酒薄却云易醉者，乃重饮故耳。引申之，即无宿醉，仅饮早酒，亦曰“扶头”。

照俞说，卯酒是在卯时喝的酒。卯时是清晨5点到7点。这个时间喝酒，往往是为了“投一投”。但是，也不排除兴致高，无宿醉可投，也要喝两口的。此酒是淡酒，而非烈酒。若大清早起来就猛灌烈酒，这一天就没法过了。

依照王、俞二位的解释，扶头酒之性

谁的收视率会更高？

因为地域、传统与文化的差异，国产剧必然更加接近国人的普通生活，更符合传统价值观念，更接地气。

比如教育子女的观念不同。美剧中的孩子会做各种兼职，比如送报纸，在餐厅做服务员等等。培养孩子自立能力，独立生活的能力是美国家长教育子女的重要目标。而在国产剧中，“啃老”、依靠父母和父母喜欢干涉包办的社会现实被充分表现。国产剧中父母对年轻人往往从找对象到婚恋到生小孩，都插手干涉，制造了许多鸡飞狗跳的闹剧。这些极其生活化的电视剧，有温暖有趣味。中国社会父母子女的亲情感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重要内容。又比如对待个人隐私态度的差异。在美剧中表现出充分尊重个人隐私和个人意愿，人与人之间交往过程中注重个人隐私空间。而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与儒家思想强调个体对他人的责任和彼此之间的关心爱护。中国人认为在交往中对对方的关怀表现在对方重要问题的关切上。在国产剧中，街坊邻里会对诸如薪水，婚姻状况、子女问题、工作情况等向你询问，以示关切之情。工作上的同事也以知道对方多少隐私来判断亲密度。再比如在对金钱的态度上。美国人强调实用主义，考虑现实，崇尚如物质、金钱等实际的东西。美剧中就

一叶知秋

文·林之光

是“以小见大”，以见到身旁落叶推知天下已秋，即空间的扩大。而不是“以现在明将来”的“见微知著”，即时间的延伸。

可是，作者在国家图书馆藏七八十本各种成语词典见到的，却都是见微知著的意思：“比喻从个别细微的迹象可以看出事物发展的趋向”。我认为这违背了古人原意。

从科学上说，“一叶”的信号本身有很大的偶然性，因为夏季也有落叶。夏叶就不能知秋。所以，现代物候学观测中的落叶项目，仅观测“落叶末期”（树叶差不多掉光了），即取其大多数状态。这主要也是为了避免偶然性。而且，也只有这样，其观测结果才能有地区上和时间的可比性，以进行区域气候差异和气候变化研究。清代俞樾《茶香室丛钞·梧叶报秋》中也说，“一叶知秋，虽古有此说，然安能应声飞落？”说的也是落叶的偶然性问题。我们不能因为

它本是一句大实话而主观拔高对它们的解释，这样就会越解释越糊涂。

此外，“一叶知秋”还存在其他一些科学问题。例如，“以小见大”也是有范围的。即“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春季发叶、秋季落叶的落叶树主要只生长在温带。而两极冰雪地区和寒带，根本没有落叶乔木；在赤道热带，那里气候暖热，不知有秋，一般也没有因秋季低温而落叶的温带落叶树。所以，“一叶知天下秋”不过是古人因活动范围有限，造成的认识局限性罢了。

还有，“一叶”并不能“知秋”，即也可知其他季节。例如，中南半岛柬埔寨暹罗山脉以东的首都金边及附近地区以及越南长山山脉以东的许多地区，夏季因处在印度洋西南季风的背风东坡，气温高而雨量少，乔木根部供水减少，因而纷纷落叶以自我保护，等到旱季过去再重新长叶。即

在这些夏季落叶的热带季风气候地区里，乔木就不是“一叶知秋”，而是“一叶知夏（旱季）”了。越过赤道，那里的季节和北半球正好相反。即当北半球温带乔木“一叶知秋”的时候，南半球温带却是春意盎然，即“一叶知（南半球温带的）春”了。

更有趣的是，在我国北方地区（包括北京），由于秋末和冬初常有强冷空气南下，最低气温常可从零上突然降到零下，甚至零下5℃—10℃，这时的树叶会在一夜之间在树上冻枯，即树叶虽仍呈青色而其生物学的生命却已结束。这种干枯叶子掉下来，那便该是“一叶知冬”了。

当然，文学界对“一叶知秋”的误解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中国气候冬冷夏热，春秋短促，因此国人十分喜欢春秋，常在诗中并用。例如，秋有“一叶知秋”，春也有“一花报春”。唐人令狐楚《游春词》中说，“高楼喜见一花开，便觉春光四面来”；南宋词人陈亮《梅花》诗中也有“一朵忽先发，百花皆后香”。可见，这一叶和一花，都是“使者”，在文学家眼中当然便都是“以现在明将来”。可是从气象学家看来，这不是消息，而是已成事实。



通篇都写晨时，饮酒时间正合俞平伯说的卯时。“险韵诗成，扶头酒醒”二句对读，如是烈酒沉醉，则实难成诗，当是薄酒微醺，方能催促诗情妙发。推测起来，词的上片大致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
寒食将近，柳絮花散，本是好春光，却连日风雨潇潇。词人一早起来，独在深院高阁之上，天气恼人，丈夫远别，内外煎焦，心情抑郁，无从排遣。她喝了点淡酒，微醺之中，诗意兴起，就写了首高难度的诗——或许正是怀念离人之作——诗成之后，酒劲也消去了，方才被暂时排遣的思念之愁绪，却如潮水一样，退去又重来，层层叠叠，形成无法言传的万千心事。